

龙亭遐思

——读《龙亭侯蔡伦》有感

□ 严维佳

的文明之光变得些许暗淡和茫然。尽管时间过去了两千年，寻找历史的真相就如同在茫茫大海中打捞这枚铁钉，难度可想而知。但作为一名政协文史工作者，肖建新为了寻找这枚早已被千年时光剥蚀殆尽的铁钉，义无反顾地走进那苍茫深邃而又烟波浩渺的历史长河，发掘文物线索，探寻人文遗存，辨析史料真伪，遍访专家学者，终于历时数年、历经艰辛后，渐渐触摸到了时光曾经散发出的脉络，部分还原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真相，提出了一些合乎历史逻辑的推测，出版了二十万字的文化书籍——《龙亭侯蔡伦》一书，全面、系统、科学地回答了一系列千年之谜、文明之问，彰显了政协人的责任与担当。

步入古柏参天、庄重肃穆、碑石林立的墓祠内，依次穿过沿中轴线次第排列的拜殿、献殿和正殿，仿佛随着时光隧道穿越了二千年，走进了蔡伦那充满传奇与辉煌、褒贬与争议的人生。

据《东观汉记·蔡伦传》记载：“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为中常侍，有才学，尽忠重慎。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客，曝体田野。典作尚方，造意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作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焉，天下咸称‘蔡侯纸’。”这是最早关于蔡伦人品、才能、造纸及功绩的官方文本，也就是国史。《后汉书·宦者列传·蔡伦传》则更为详细，增加了关于他监作秘剑被为后世法、封侯龙亭食邑三百户及含冤而死的部分。整篇字数虽不足三百字，但正是这两个国史的简短记述，为中国先进的历史文明留下了难能可贵的叙述文本。

站在正殿蔡伦塑像前，再次聆听讲解员诵读《东观汉记》这段国史官记。一个十三岁入宦，四十二岁献纸，四十五岁封侯，五十九岁死于非命的宦官，他的人生可谓跌宕起伏，毁誉参半，命运多舛。不免让人对这位数十年深居官廷高墙之内，处于权力斗争漩涡之中，而又身负尚方造物之命，力排纷扰，潜心工艺，发明造纸术，照亮世界文明之路的蔡伦既悲悯同情，又肃然起敬。我们不能用二千年来的传统思维定式，仅从道德层面去评判其一

生的对与错、是与非、功与过，更不能以在蔡伦之前就出现的各种“纸”而否定蔡伦作为造纸术发明人的历史地位和巨大贡献。我们只能站在人类文明受益者的立场上，去敬重他的才华与伟大，尊重他被世界公认的中国古代文明进步的精神标识。我想这也正是公元151年在书写官记国史时，能赋予一个被平反昭雪的宦官百字人生成就，并在无数宦官中为他单独树碑立传的原因所在吧。

沿着青石铺就的墓区主道北行数十米，两侧松柏耸立，石人石羊碑石并列两边，不远处是明万历年间立的“汉龙亭侯蔡伦之墓”碑，碑后是松竹掩映、绿草依依、青砖包围着的蔡伦墓冢。据《洋县志》记载：此墓始建于公元151年，是汉桓帝在蔡伦死后30年为其平反昭雪后，由当地官员和龙亭百姓所建，并历次封植、连年祭祀。

初秋九月，坟茔上的青草已微微泛黄，地下的青苔倒越发深绿。坟前有历代达官显贵和文人墨客书写的楹联石刻和多方碑记，字里行间尽显对纸圣不世之功的颂扬和褒肯，彰显蔡伦“尽心敦慎，数犯严颜，匡弼得失”的刚正品格，以及惋惜其“受辱饮药于此(龙亭)，卒遂葬焉，载五十有九”的种种遭遇，并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蔡伦虽长期身居洛阳，但其最后的卒葬之地就是眼前这方坟墓孤冢。

凝视这座千年墓冢，我仿佛穿越了二千年的历史长隧，脑海中浮现出公元121年，随着邓太后去世，汉安帝刘祜主事亲政后，为报其祖母含冤而死之仇，迁怒宦官蔡伦，下令蔡伦去廷尉处自首的情境。自知有口难辩、厄运难免的他，在月黑风高之夜，轻车简从，连夜出洛阳城，沿熟悉的子午故道，马不停蹄，赶往自己的封地——洋县龙亭，最后一次看了他的封国百姓，也最后一次巡视了他曾经的造纸作坊。沐浴更衣后，跪迎圣旨，并将御赐饮药一饮而尽，从容赴死，魂归封地。

在蔡伦墓祠西侧，是2002年建起的蔡伦纸文化博物馆，以沉浸式、体验式的方式重现了古法手工抄纸的全过程。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了蔡伦纸从构树皮储存、沤

料、熏蒸、除杂、碓舂、切料、打浆、抄纸到焙纸等23道主要工序。参观过程中，带着诸多问题的我，与非遗传人攀谈起来。据民间传说，蔡伦在任中常侍时，曾去四川为宫中采购蜀绣(即川绣)，路过位于子午道上的龙亭时，发现大龙河边有大量的构树，加之这里气候温润、水系发达、植被茂密、民风淳朴，不仅是从事造纸的理想之地，也是他想象中的晚年隐退安居之所。所以封侯时，他没有将封地选在湖南耒阳以衣锦还乡，而是选在了千里之外的洋县龙亭。他还在封侯后回龙亭视察，并将当时的城固县令之子认为养子，取名蔡兴，其后裔至今已更有90余代，使蔡氏谱系得以延续，其造纸术也得以传承。清代陝西按察使严如煜《纸厂咏》诗曰“洋州古龙亭，利赖蔡侯纸。二千余年来，遗法传乡里”，就很好地佐证了这个传说。

离开蔡伦墓祠时，一阵秋风吹过，送来缕缕祠内独有的桂花香。肖建新饶有兴趣地领我来到祠内一处独特的、最具代表性的汉桂树前，向我介绍这棵已陪伴了蔡侯一千多年的奇树。只见树干一半已经枯死，据说是当年吴三桂大军驻扎在此时烧损所致，而另一半则依然顽强地活着，而且生发得愈发枝繁叶茂，我不禁想起了《龙亭侯蔡伦》一书中，肖建新笔下那篇《半棵活着的树》中的话：秋天，这半棵孤立的桂树的香味漫涌在千年的墓祠内，在温润一个被讥讽与荣誉参半的灵魂时，也轻轻抚摸着祠内的落尘壁画、古砖旧瓦、一草一木。半棵树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本来是生命现象，但在蔡伦墓祠内，依傍着世界级发明家长明灯般的灵魂的滋润，活着活着便成了文化和哲学，成为可以让人们思索和留存记忆。

是啊，我想那死去的一半也许是蔡伦作为一个生命的远去，而那活着的一半则汇聚着所有造纸的智慧与实践的亮光。而作为世界级的发明家，他发明的造纸术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他的工匠精神凝结成了伟大复兴的民族力量，他的不朽必将激励着华夏儿女，沿着他用划破时空的纸张所铺就的文明之路自信前行。

黄土高原稻花香

□ 陈斌涛 田雅楠

人，山岔川再也没有人种植水稻了，整个川道变成了旱作农田，现在重提种植水稻的确有很大难度。他见妻子翻了脸，赶紧陪着笑脸，八八八，九九九，最终做通了妻子的思想工作。

种旱地难，种水稻更难。旱地改水田，土地短缺、资金困难、技术奇缺。面对这一切，该怎么办？开弓没有回头箭。陈家齐是个很有主意的人，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他没有畏难，也没有退缩。陈家齐一头扎进地里，除杂草、平稻田、修水渠。没有技术，请不起专家，他就跟村上的老人一点一点地学。每天天还没有大亮，他就已经开始插秧了，戴着草帽弯着腰，卷着裤腿站在刚刚淹过小腿肚的水田里，左手拿着秧苗，右手笨拙地插着秧，一边插一边往后退。由于一直弯着腰劳作，一块地插不完，他都不舍得休息一下。从育苗、插秧到除草、施肥，陈家齐每天不是在在稻田，就是在去稻田的路上，

忙得不亦乐乎，人都消瘦了一大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2017年，陈家齐开发种植的7亩水稻成功了。看到希望的陈家齐，想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没有稻田，他一块地一块地去改造；没有土地，他一家一家去流转；没有资金，他一家一家去借钱。看到陈家齐水稻种植成功了，乡亲们也有了信心，纷纷效仿跟随。在今后的几年里，虽遭遇了蝗虫灾害、洪水袭击，但陈家齐始终没有放弃，带领乡亲们闯过了一个难过的坎，经受住了一次次的考验。从2018年到今年，山岔川的水稻种植面积从120亩扩大到了600亩。

山岔大米生长在高寒地带，昼夜温差大、生长周期长，没有工业污染，营养丰富、口味香醇，凡是吃过的人都说好，在市场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价格由最初的每斤15元涨到了200元。仅此一项，全村可直接增加收入100万元。腰包鼓了，农户笑了，勤劳的宜君人富了。

电话簿里的旧时光

□ 邱俊霖

得给我打电话，指导指导我呀！”我没有犹豫便答应了下来，回家后还把电话号码抄到了电话簿上，却将画画的事情抛到了九霄云外。直到比赛结束，我也没有给兰芳打过电话。在电话簿的同一页上还留有好几串手机号码，其中有两个令我印象深刻。记得是初一结束的那个暑假，我去了父母工作的那座沿海大城市。在父母上班的公司里，有一位姓罗的叔叔，他和我虽然不是同一个县城的，但却来自同一个城市，算得上是老乡。更重要的是，罗叔叔跟我一样都很喜欢足球。那时正是世界杯火热激战之时，因为拥有同样的爱好，我和罗叔叔成了忘年交。

世界杯结束后，罗叔叔准备换工作，他离开的那天请我吃了一顿饭，还特意把他的电话号码用草稿纸写给了我。他跟我说：咱俩是老乡，以后可以打电话给我，有时间和爸妈一起来找我玩。在那个公司里，我还遇到了一位叫辅

明的男孩。辅明比我年岁大，是一位大学生，暑期来公司打工，在挣点儿学杂费的同时顺便体验一下生活。巧合的是，辅明在上学时是绘画专业，这让我和辅明拥有了共同语言。就这样，我和辅明成了要好的朋友，他说他希望通过绘画博得一个美好的未来。辅明送了我一幅画，画面上是一条腾飞的巨龙，很显然他希望我长大后取得辉煌成就。暑假快结束时，辅明也给我留了电话号码。

那个时候小灵通已经开始流行，可是我还读书，自然也没有电话号码。我只能把罗叔叔和辅明的电话号码记下来，想着回到家再用固定电话打给他们。回到家后，我及时将电话号码抄到了电话簿上，可因为忙于学业，一直没有机会打电话。

终于有一天，趁着爸妈不在家，我拨通了辅明的电话。令我欣喜的是，他那时候已经在北京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他知道我很有绘画的天赋，于是在电话里鼓励我继续好好画画，并诚挚邀请我到北

京做客。

可是一转眼就上了高中，我和兰芳也考上了不同的学校。那时候，智能手机已经开始普及，但由于住校，加上学业繁重，平常也不怎么打电话，接触手机的机会不多。

上了大学后，我终于如愿地拥有了一款智能手机。那时候，电话簿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人们通常直接把电话号码存在手机里，我们再也很难去记住别人的电话号码了。我有时翻开那本旧电话簿，看见兰芳、罗叔叔和辅明的电话号码时，心中不免有些忧伤。直到大学毕业几年后，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拿出手机，怀着忐忑的心情拨通了那几个号码，但全部都已经成了空号。

如今，那本旧电话簿依然放在抽屉里，我有时候看见那本泛黄的电话簿，也会不禁在心中问自己：为什么曾经那么好的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我想，如果时光能够倒流，能再和那些老朋友打电话，那该有多好呀！

再次来到位于汉中市洋县城东二十里的龙亭侯蔡伦墓祠，是与洋县政协文史专家《龙亭侯蔡伦》一书的作者肖建新老师一起。

九月的龙亭，汉桂飘香，稻花阵阵，朱鹮与白鹭齐飞，蛙鸣与莲蓬相抵。此时的蔡伦墓祠，宛若一方厚重的砚台，置放于龙亭这张被时间反复浸润过的册页上。龙亭地方不大，名气却不小，皆缘于蔡侯。上古时期的龙亭，是炎帝魁隗氏母亲任姒观测日象的天表亭台，类似于现在的天文台，秦汉时为子午道之要驿，魏晋时为郡县之治所，今为汉中平原的东大门，省级龙亭田园综合体实验地。它有着优越的地理优势——秦岭与巴山隔汉江相望，故道与大龙河时有交错，北边的关中风俗与南方的楚蜀习性交融汇通，可谓地理之良、文脉圣地。

我们一行人在蔡伦墓祠前驻足，突然间从祠内高耸的古柏上传来朱鹮响亮的叫声，它们在此筑巢，繁衍生息，与祠内的蔡侯一起洗磨这方砚台的纹理与光华，共同见证这看似平凡的岁月。此时的我非常感动，这岂不是“谁言纸薄，尺幅千钧，承载山河岁月；何谓功德，瞬间万世，穿越宇宙时空”的文明之光吗？那种“天下书生仰面谢恩参纸圣，世间读者低头祈福拜龙亭”的敬仰之心油然而生。

据肖建新介绍，洋县龙亭是世界级发明家蔡伦的封地和葬地，它像一枚带着暗纹的铁钉，钉在了这片水汽氤氲、物种繁茂的土地上。蔡伦曾在这里为当地人传授造纸技艺，造福一方百姓，最终也将自己的生命融入这方大地山川，受到后人尊崇膜拜。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加快了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他也被誉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古代巨擘之一。但历来出于对传统宦官形象的偏见，除对其出身、经历、品行、人格的褒贬不一之外，甚至对蔡伦究竟是造纸术的发明者还是改良者，他是否来过龙亭“就国授术”，他死后是否葬于龙亭等一系列质疑之声日盛，这多少动摇了作为世界公认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首的造纸术的地位和影响力，也让原本璀璨

漫步在黄土高原上的宜君县山岔川，一块块整齐的稻田映入眼帘，一方方绿水青山犹如画卷。春天一片碧绿，秋天一片金黄。这里不仅有“小江南”，也有“稻花香”。

这一切还得从2016年的春天说起，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山岔川高村的陈家齐被推选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陈家齐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后生，他从小生活在这里，知道父辈们有种植水稻的传统，知道水稻的价值远远高于玉米。于是，他下定决心带领群众种植水稻、脱贫致富。

人常说，万事开头难。可不是么！正当陈家齐准备甩开膀子、撸起袖子，带头种植水稻，干一番事业的时候，麻烦事来了。妻子第一个站出来阻止他，说他瞎胡闹，骂他胡折腾。妻子说：“水稻能种，大家早就种了。水稻能致富，山岔稻田为啥荒了这么多年？”

媳妇说的一点都没有错，这些年村里的青壮年全都进城打工了，剩下些妇孺老

那一年，固定电话方兴未艾，家里也安装上了一台红色的固定电话。电话装好后，我将自家的电话号码记得滚瓜烂熟，甚至可以倒背如流。固话虽然功能单一，却是当时最好的通讯工具，人们足不出户便能听到远方亲友的声音。为了联系方便，互留号码很重要，于是电话簿就流行了起来。我家也买了电话簿，里面不仅有各地的固话区号，还有“问候语”大全，后面的空白页才是户主姓名与电话机号。当时，我家里的电话簿足足记了一本。

电话簿的最后一页留有一个固定电话号码，这个号码是我初中时最要好的朋友兰芳家的。记得上初中的第一个学期，我和兰芳都接到了参加全校绘画比赛的任务。由于我之前拿过绘画比赛的大奖，老师对我寄予厚望，兰芳也会向我请教一些问题。为了方便交流，兰芳还把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用绘画簿抄给了我，并对我说：“霖同学，你得空的时候记

征稿启事

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史资源，本报今日起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设《文化》《岁月》两个专版，每周一轮替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寻时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开设《悦书吧》《似水流年》《往事如烟》《美文小札》《佳作欣赏》《光影瞬间》等栏目，刊发读书、随笔、散文、书法、绘画、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果，开设《红色记忆》《三秦史话》《史海钩沉》《人文风物》等栏目，凸显地域特色，讲求事实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委员、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优稿优酬。

投稿邮箱：
gejedb2008@vip.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各界导报》编辑部